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

1979 — 1994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

徐怀中等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 短篇小说卷/徐怀中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6. 1

ISBN 7-5033-0697-1

I. 新… II. 徐… III. 短篇小说-军事题材-中国-当代
IV. I 247.72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08 千字 印数: 1—7,000

定价: 18.60 元(膜)

序

徐怀中

随着时光的流逝，当八十年代（或曰新时期）文学渐行渐远，逐渐凝固为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再来对它进行返观和沉思，往往能得着一些有益的启示。譬如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由余开国、王瑛同志选编的《新时期军事文学精选（短篇小说卷）》，就给了我们这样一次机会。

顾名思义，这本书选的是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短篇精品，这一点只要稍稍浏览一下它的篇目就可大致感觉到它的名实相当。所选近20篇作品，基本上都是获得过全国奖或八一文艺奖的作品。虽然获奖并不是唯一的、万无一失的尺度，但是循名求实，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无论是就其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就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达到的艺术水准而言，它们总体上还是反映出了一个时代（主要是八十年代）军事文学短篇小说的全貌。同那个时代的文学辉煌一样，八十年代军事文学的辉煌也早已载入了史册，因此，在这里我也不想再来作一番“王婆卖瓜”式的评说，我只想换一个角度，谈一点对那一段里程回忆之中的遗憾和希望。

当然，八十年代军事文学的辉煌和其后的黯淡一样，都有它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的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也不是我要在这里展开的话题。我想说的一点遗憾是军队短篇创作自身的遗憾。我保留了一个看法，我认为不少有才华的部队作家对短篇艺术还缺乏应有的热情与重视，新时期以来，更缺少专心致力于短篇艺术的钻研与追求并取得独特建树的代表性人物。尤其是在新时期的文学大潮中，中篇小说迅速崛起，似乎很快就取代了短篇的地位，短篇创作成了很多作家的一个“过渡”，能持续地接二连三地拿出短篇精品的部队作家是并不多见的。相反，他们在中篇领域里的创作激情与爆发力倒常常显得更持久一些。即以收入本书的作家朱苏进等为例，其真正的代表作恐怕还是中篇。至于没有收入本书的如李存葆、乔良、苗长水等优秀作家，情形就更是如此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我看还不是一个作家的才华问题，而是对小说体裁的认识问题，对短篇艺术的重视程度问题。其实，短篇小说创作成就了许多大师，远的如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马克·吐温，近的如鲁迅、孙犁等等。当然，一个作家是否能写好短篇，也并不是说光重视就能解决问题的事情，它也确实关涉到作家个人的气质、才华、修养等诸多方面。譬如我本人在这方面就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入本书的《西线轶事》也许就有点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至少它在篇幅上就不见得那么经典和规范，导致有些中篇选本也常常把它纳入其中。总之，我希望我们的军事文学不仅有优秀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而且还要有更加大量的精萃地道的短篇小说，三足鼎立，来共同支撑起军事文学的小说世界。

最后，我还要顺便谈谈由本书作者名单引发的一点感想。我和本书的多数作者都是很熟识的朋友。其中除了我和石言等少数同志而外，绝大部分作家如今都年富力强，应该处于风华正

茂的创作巅峰时期。这些年以来，我一直以读者加朋友的双重热情期待着、关注着他们新的力作。借此机会，我愿再次衷心地祝愿他们辉煌之后再度辉煌——为军事文学的短篇繁荣，也为我们整个军事文学事业的昌盛与发展。

目 录

序	徐怀中(1)
西线轶事	徐怀中(1)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49)
最后一个军礼	方南江 李 荃(73)
敬礼！妈妈	宋学武(87)
兵车行	唐 栋(103)
雪国热闹镇	刘兆林(126)
秋雪湖之恋	石 言(144)
三角梅	王中才(179)
他在拂晓前死去	张廷竹(196)
汉家女	周大新(216)
女炊事班长	简 嘉(227)

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	海 波(253)
轻轻地说	朱苏进(285)
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	李 镜(311)
在密密的森林中	朱秀海(329)
走一遍	赵 琪(348)
洁白的并蒂莲	任斌武(376)

西线轶事

徐怀中

—

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

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就会感觉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缩减”对象，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当然，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二十岁的

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坐在床上吃葵花籽，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叫“五香嘴儿”。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连里批评了他们。不过，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籽皮儿飞出来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老师说她眼窝太浅，存不住泪水。现在穿上了正二号女军服，还是照常爱哭。芝麻大的一点事儿，绝对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场。一次，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连长见她没完没了地哭，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你坐下慢慢哭，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她倒不哭了，仰起头，站到队列里去了。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

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这一条历来很明确，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

“有空余时间，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动也白动。”

令行禁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服兵役的年龄，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个人问题”的年龄。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天数足了，怎么能阻止得了呢？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别人先走一步。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他只讲是“个别同志”，没有点出名字来。这位“个别同志”在知青点的时候，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边向四处了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呵！片片断断的，正像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她应征入伍了，约定了要常写信。谁

知对方来信太勤，她觉得不大好，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指导员找她谈话了，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别人无权过问。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有超出一般范围，这就全靠自觉了。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那是组织的责任。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后，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她们私下里议论说：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

脱了军装再讲，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穿上了皮鞋再考虑，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队规定，战士只准穿胶鞋、布鞋、塑料凉鞋，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这就是说，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个人问题”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

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也都有一部分女兵。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男女同志之间接触很平常。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工作、训练、学习、课外活动，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几乎和其它班排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六名女电话兵的存在。明显的是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再热的天，不打赤膊。还有些细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活泼的更见活泼，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总是全场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来看，输也输不了几分。他们倒不是一定要 and 无线电连争个高低，明知是拼不赢人家的。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一种过于窝囊的印象。总之可以这样说，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

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像是电话线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扩大了好多倍。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理论考核不用讲，电工学、电话学，难不住这六名高中生。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队列也蛮像一回事的。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两大桶粪，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在田埂上走。就说训练吧，五百公尺的放收线，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紧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不过，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他们往往是笑一笑，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说自己心服口服，他们不乐意，说不服气吧，多不合适，只好笑笑。还是有个别嘴快的，忍不住说：

“女同志嘛！电话上声音绵绵的，口齿又清楚，谁不欢迎。等打起仗来再看吧！”

二

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赴前线。

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

过，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大吼“缴枪不杀”！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路透社”的消息，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凭什么不让去。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连里要问，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倒还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鬃髻，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像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像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

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通畅，不要像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罗嗦，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颤，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妈妈把送话器捂起来了。

“喂，喂！妈妈！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妈妈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妈妈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像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妈妈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妈妈呢？

只有陶珂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劳动改造八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作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像这一大群都是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脸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着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嘀嘀咕咕议论她说：“就像是准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妈妈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珂的妈妈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珂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了。不让陶珂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一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一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了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时六时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嘛！”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

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到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

三

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答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讲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见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来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坷！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干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神”。有的人还可以说是让抓住了几条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